籌辦夷務始末

籌辦夷務始末卷之十三

道光二十年庚子七月辛亥杭州將軍奇明保奏竊奴才前
於六月二十六日連接副都統長喜飛報以乍浦忽來夷
船一隻兩相攻擊礮傷我兵須速撥兵赴援奴才一時激切
隨帶官兵前往乍浦查辦旋於本月十三日接奉
上諭令奴才防守省城不可輕動奴才當即行知恆興於十五日由乍
浦急回省城督率在城文武凡可以設法堵擊之處自必
妥為備禦斷不敢輕舉妄動有乖大局至於鎮海現在情
形自撫臣烏爾恭額提臣祝廷彪於六月十三日定海縣
城失陷後聞該撫等飛調各鎮協暨撫標營兵齊理軍火

利器。一面沈船排木。塞絕鎮海要口。沮其來路。且加固守。
自係待調撥水陸弁兵厚集。得有制勝之機。方能議戰。奴才
素知撫臣處事謹慎。斷不肯輕舉妄動。嗣因探知該逆夷
又有續添船隻。已經該撫臣提臣籌計。必須與賊勢均力
敵。方能一鼓埽滅。因鎮海水師較單。擬請調撥閩粤水師
來浙。併力痛勦。
奇明保又奏。奴才前於七月初一日。趕抵乍浦。會同長喜督
率杭嘉湖道宋國經。親詣天后宮西山礮臺。以及西行汛
一帶。徧加履勘。凡應審度機宜。嚴密設備之處。於初三日
會摺奏報後。即據該道督飭委員。會同水師弁兵。多加人

夫已將堆就泥土麻袋垛墻。應加高培厚寬展者。逐一如令堆妥。初七等日撫臣烏爾恭額等續撥協防之湖州太湖營兵五百名。先後亦皆到齊。奴才與副都統長喜。當令帶兵之副遊都守等官。擇其地勢扼要。於礮臺迤東之唐家灣。天后宮迤西之西行汛。紮設營盤。所有滿漢弁兵鄉勇。均在附近地方。分頭埋伏。現在設備之形。宛如長蛇之式。自東至西。約有六里餘。設或夷船膽敢復來。遙望我之軍威。可使逆匪奪氣。

諭軍機大臣等。據奇明保奏遵旨馳回省城。妥為防禦一摺。並另片奏近日乍浦設備情形等語。覽奏均悉。杭州省城地方緊要。

該將軍既回至省城。務須督率員弁。防範周密。不可輕舉妄動。
過事張皇。其乍浦埋伏官兵鄉勇。自東至西。約有六里。軍威已
壯。亦著該副都統等嚴加防堵。毋少疏懈。儻該夷有乘駕小船
投遞文書者。毋庸先開槍礮。即著委員接收。星馳呈進。候旨遵
辦。
諭軍機大臣等。昨據琦善馳遞㗖夷照會公文。及札覆該督字據
等件。朕詳加披閱。文內所求昭雪冤抑一節。自應逐加訪察。
處得實。方足以折服其心。發去諭旨一道。該督接奉後。惟當悉
心籌度。明白曉諭。俾該夷等咸知天朝大公至正。無稍回護。庶
不敢藉口申冤。狡焉思逞也。儻該夷仍求割讓海島。以為該國

貿易之地。著諭以天朝與各國通商。本係格外施恩。但能恭順。
概不拒絕。茲因嚴禁鴉片。該國不肯具結。是以降旨不與通市。
該夷既欲照常貿易。自宜前赴廣東。叩關陳懇。何得擅駕多船
徑赴定海。占據城池。況海舶往來。均在粤海。斷不能另闢一境。
致壞成規。至洋行倒歇拖欠銀兩一節。著諭以彼此通商。原係
兩相情願。所有欠項。亦應自為清理。朝廷何能過問。儻欲催討
煙價。著諭以當日呈繳之煙。原係違禁之件。早經眼同燒燬。既
已呈繳於前。即不得索價於後。至所請欽差大臣。親赴彼船面
會定議。自來無此體制。斷不可行。以上各條大意如此。至如何
隨機應變。斟酌萬妥。全在該督體察情形。妥為辦理。經此次宣

諭之後。該夷等如何登答。即著由驛馳奏。

又

諭。昨據琦善將嘆夷所遞照會公文等件。由驛馳奏。朕已閱悉。著
該督諭以該夷所遞公文。已經代為陳奏。大皇帝統馭寰瀛。薄
海內外。無不一視同仁。凡外藩之來中國貿易者。稍有冤抑。立
即查明懲辦。上年林則徐等查禁煙土。未能仰體大公至正之
意。以致受人欺矇。措置失當。茲所求昭雪之冤。大皇帝早有所
聞。必當逐細查明。重治其罪。現已派欽差大臣。馳至廣東。秉公
查辦。定能代申冤抑。該統帥懿律等。著即返棹南還。聽候辦理
可也。該督接奉此旨。即著明白曉諭知之。至將來欽差至廣東

查辦。即派琦善前往。俟此間辦有頭緒。該督奉到諭旨。即馳驛
來京請訓。
壬子。兩廣總督林則徐廣東巡撫怡良奏稱照廣東省節次
拏獲鴉片。截至本年二月以前。疊經臣等會核具奏在案。
惟暎夷貿易雖斷。而其船未盡回帆。總因帶土圖銷。不肯
甘心輕棄。又見稽查嚴緊。轉思減價招徠。奸民見利而趨。
愍不畏死。其出洋向買者。每於夜深時。從偏僻小港乘潮
往返。遮掩混藏。變幻百出。屢經偵拏搜獲。始破其奸。而吸
食之藏於密室深房者。亦復不勝枚舉。廣東流毒之久。陷
溺之深。實不啻什伯於他省。言之倍堪憤恨。計惟乘此尚

未滿限之時併力嚴拏有犯必獲有獲必辦庶幾辟以止
辟漸絕根株

硃批外而斷絕通商並未斷絕內而查拏犯法亦不能淨無非空
言搪塞不但終無實濟反生出許多波瀾思之曷勝憤懣看汝
以何詞對朕也

林則徐怡良又奏暎夷兵船先後到粵內有數船復出老
萬山俱經臣等將來去情形隨時奏報並因該夷寫有漢
字說帖妄稱欲沮內地行舟及該國王遣令前往中國海
境奏明等語又經照錄夷帖恭呈
御覽在案茲查六月初十日前後該暎夷兵船內有七隻及車輪

船二隻。又陸續開出老萬山。揚帆遠去。而日內據報復到
有兵船三隻。統計現在共有夷船十隻。雖仍散泊外洋。而
間有一二船。乘潮駛至相距虎門五十餘里之校椅沙一
帶。遇見內地出入之鹽船商船。即潛遣三板攏近。探詢官兵
消息。迨內地各船駛近口門。則又不敢追問。蓋夷船所恃。
專在外洋空曠之處。其船尚可轉掉自如。若使竟進口內。
直是魚游釜底。立可就擒。剿辦正有把握。而彼亦揣摩已
久。深悉情形。不敢冒死輕入。每日東飄西泊。莫定行蹤。夜
更游弈不停。深恐我兵復用火船。潛往燒燬。揣其狡獪伎
倆。無非挾制通商。勢不得不示以兵威。此時水陸各要隘。

悉已周防。一切制勝機宜。均與水師提臣關天培。密為商
定。因現值南風盛發。師船出口。係向南行。尚須加意慎重。
一得可乘之隙。即當整隊放出外洋。大張撻伐。臣等相機
籌辦。總求計出萬全。不許將備弁兵藉口遷延。亦不敢任
其孟浪。至民間習見夷情虛嬌。仍俱靜謐如常。堪以仰紓
宸注。
硃批。覽。
革職留任浙江巡撫烏爾恭額奏。查浙省濱海各口。鎮海
而外。近省之乍浦。亦關緊要。必須預籌防堵。臣等以乍浦
營額設水師兵四百九十名。又防汛陸路兵一百三十六

名。恐不敷用。先經札飭文武撥兵練勇。協力堵禦。旋據該
管道府廳縣。雇募鄉勇一千五百名。籌撥塘兵一百名。嘉
興協添撥兵丁三百五十名。前赴乍浦一帶防守。於六月
二十八日。據署嘉興府于尚齡等稟報。二十四日未刻。見
有夷船一隻。直逼乍浦海口。該文武督率兵勇堵逐。經乍
浦副都統長喜。令放槍礮。該夷匪亦放礮抵敵。打及滿漢
兵丁。併義勇十餘人。或傷或死。該夷船於戌初。揚帆駛去
等情。並於二十九日。接准乍浦副都統長喜咨請添兵。杭
州將軍奇明保咨明帶兵赴乍浦剿辦等因前來。臣等伏
查該夷匪竄入乍浦海口。膽敢肆此猖獗。實堪髮指。朱批。[illegible]惟查

該處口岸多係板沙淺水我兵據要守禦該夷匪即難攏近登陸臣等現又添派湖州協副將陳述祖帶兵一百五十名太湖營遊擊洪應達帶兵三百五十名馳赴乍浦協防統計兵勇已有三千餘名加以乍浦駐防重兵兼有將軍副都統副將等官在彼調度統帶即或夷匪再至有此兵勇妥加防範似可不致疏虞

硃批覽

癸丑革職留任浙江巡撫烏爾恭額革職留任浙江提督祝廷彪奏竊臣等於本年七月十五日承准軍機大臣字寄欽奉

上諭。烏爾恭額等奏。探明夷船加增情形。並經理軍需各一摺。所稱該夷依城為穴。重兵把守。自應俟其勢窮力竭。再出奇兵制勝。切不可輕舉妄動。致有疏虞。該撫等此時惟有嚴密防範。一切軍火器械。迅即飭員趕緊籌備。毋得貽誤等因。欽此。臣等伏查浙江省之溫州。台州。寧波紹興。杭州。嘉興等府屬。俱濱海洋。南北延袤二千餘里。口岸甚多。而惟寧波府屬之鎮海口。最關緊要。緣此口水深且遠。緊接內河。由寧波府城直抵紹興府屬之蕭山。西渡錢江。即屬省城。其間五百餘里。一帶平衍。毫無關隘。全仗鎮海口門之招寶金雞兩山。對峙岭巆。直同天險。臣等相度形勢。當在兩山。各屯重兵

把守。臣祝廷彪即住招寶山頂晝夜巡查。進口則塞以沈船。沮以木椿。岸上又聯絡紮營。外築土壘。內豎木城。安設大礮。其提標鎮海舟師。即在口內攔江渡排列。有衢州鎮臣郭洪升同前升定海鎮丁憂總兵葛雲飛分段駐紮。以防不測。而鎮海縣城之東。近附招寶山。不過一里。城北有塘。緊臨內洋。該夷三板小舟。可以偷泊。城中設有糧臺藏有軍火。尤宜慎重。臣等於城上滿布兵丁。同紳士團練鄉勇。瞭望防守。臣烏爾恭額與升任處州鎮臣高明德日夜巡城。不使稍懈。其次則為嘉興府屬之乍浦。前後調兵練勇。及本汛兵丁。計有三千餘名。加以乍浦駐防重兵。兼有

將軍都統。並副將等官。在彼調度統帶。可無他慮。溫州惟玉環廳孤懸海外。該同知朱煌募鄉勇三千五百五十餘名。分布各口。臣等又撥兵二百名。前往協防。並改撥兵三百五十名。留守府城台州以海門為通洋隘口。已釘木樁。並改撥兵二百名。協同防堵。寧波府屬之穿山象山石浦等處。與定海逼近。共撥兵一千二百名。分防守禦。紹興府屬各縣。通海者多。港口叢雜。各練鄉勇。與兵固守。惟蕭山之龍虎二山。斜對海寧之尖山海口。外為米船渡口。巨舟可到。已撥兵安礮練勇保衛。杭州省城。近臨錢江。以海寧州之鳳凰山為通洋門戶。現已安設大礮六位。撥兵三百餘

名。瞭望堵禦。此外瀕海次要各屬亦俱添兵募勇聲勢極
為聯絡。其出入口岸。處處封禁。以杜接濟。此近日飭屬各
守要隘之實在情形也。至於藥鉛軍器。臣烏爾恭額業已
咨借江西安徽兩省。並飭軍需局撥銀製造添補。又於碾
動倉穀之外。採買米石。以濟兵糈。仍提藩庫銀兩。酌給各
處兵餉。其鎮海之糧餉軍火。先飭貯收寧波府城。俟有應
用。隨時提取。不致短絀。此又近日籌辦軍需之實在情形
也。至定海夷情。臣等連日遣人往探。其船仍在衙頭一帶
蟻聚。城內城外。到處防閑。較前更密。大頭目名為伯麥。次
則義律、布耳利。兩人。近聞有一頭目。已遣夷抹甚屬祕密。

尚未探有確名。其夷船在外游奕者。南至石浦。北至乍浦。其意恐我兵往剿。故作遊兵。分頭潛探。未敢近岸。即駛至鎮海洋面。旋停旋去。相離較遠。亦不敢近逼。儻此後或來窺伺。臣等自當懍遵
訓示。於擊退後。不令入洋窮追。使之無隙可乘。總督臣鄧廷楨提臣余步雲。到鎮後。再行會商痛剿。

諭軍機大臣等。前因㗰夷占據定海縣城。當經降旨。頒給欽差大臣關防。令伊里布帶兵馳往剿辦。此時計已抵浙。本日據烏爾恭額奏稱。探明該夷船仍在衜頭一帶蟻聚。城內城外。到處防閑。較前更密。其大頭目名為伯麥。次則義律布耳利兩人。近聞

有一頭目。已遭冥誅。甚屬秘密。尚未探有確否。其夷船在外游奕者。南至石浦。北至乍浦。分頭潛探。未敢近岸。即駛至鎮海洋面。旋停旋去。亦不敢近逼口岸等語。著伊里布察看情形。相機剿辦。其定海城内文武官員。究竟如何下落。兵丁傷斃者。究有若干。城内外居民。是否逃散。抑有被戕情事。已遭冥誅之頭目。究係何人。並著詳細查明。據實具奏。

又

諭。昨經降旨命琦善妥辦事宜。該督接奉後。諒已遵辦。現據烏爾恭額奏。探明定海夷船。仍然蟻聚。該夷於城内城外。到處防閑。較前更密等語。已降旨命伊里布察看情形。相機籌辦。所有昨

諭琦善辦理之處。著該督隨機應變。上不可以失國體。下不可以開邊釁。總期辦理妥善。毋負重任。朕有厚望。

甲寅。

欽差大臣協辦大學士兩江總督伊里布奏稱臣欽奉

諭旨。教令遴派帶兵大員。並選水師數千。預備調遣等因。欽此。經

臣選兵二千名。派令蘇松鎮總兵田松林。統領候調。恭摺覆奏在案。伏查暎逆以海外小夷。逞兇內犯。率其醜類。據

我城池。凡在臣民。無不同深憤嫉。臣仰蒙

恩遷。昇任兩江。當此逆寇近在鄰疆。分應親督撥軍。馳赴攻勦。無如江省久享承平。人不習戰。在陸路各營。已不免於頹靡。至

於水師。則額數既少。兵技尤疏。更不如陸路之猶可將就
選用。臣前任浙江藩臬。即知該省水師已欠精練。今至江
南。細加體察。其寡弱更甚浙江。故自到任以來。頻以訓練
巡防。向各鎮將諄諄告誡。及催漕竣事。即親至各營。陳師
校閱。一則期水陸各將士。共知震懾。不敢仍事怠荒。一則
欲親閱情形。逐一從嚴整頓。乃行至蘇州。即聞夷船在浙
遊奕。其時尚不知定海失守之事。臣因恐該夷竄入江境。
水師不能抵禦。即馳至海口。集兵防堵。非臣之敢涉張皇。
實緣江省積弱已久。非此不能激揚士氣。綏輯衆心故也。
該夷現將定海縣城。據為巢穴。其餘各隘口。亦皆分守甚

嚴。且夷兵日益增添。數至七八千人。蓋其意明知
天討即加。罪難稍逭。故益兵守險。懷抵死抗拒之心。查該夷在粵
貿易。向本桀驁不馴。今因見挫於粵。突入浙洋。肆其狂悖。
若非大加剿戮使之創鉅痛深。不足以彰撻伐。且恐其不
知儆畏。此後一乘風便。時入鴟張。亦非綏靖海疆之道。惟
是該夷罪知必死。人眾一心。其勢殊非小弱。且其船隻之
高大堅厚。礮械之猛烈便利。破之尤非易易。非厚集勁兵。
亦恐難以制勝。臣昨准浙江撫臣裕會。知已奏懇
欽派閩廣水師。赴浙會剿。蓋以該二省水師。素稱精銳。遠勝江浙。
故有此請。現已仰荷

天恩。特命福建提臣余步雲酌帶弁兵。前往剿辦。未識該提督帶往若干。是否水師。且粵省水師。較閩省尤為勇敢。又為英逆素所畏懼。用之更為得力。該處現正屯聚一隅。若以閩廣之師攻其前。江浙之師繼其後。使強者為弱者之倡。弱者為強者之援。四面雲集。剋期進剿。自不難殄滅幺麼。克復城邑。臣受

恩深重。不揣冒昧。據實密陳。仰懇

皇上俯允浙省所請。

敕下兩廣督臣林則徐。速派大員。多帶水師。赴浙會剿。福建提臣

余步雲。如帶兵較少。並懇

敕令閩浙督臣鄧廷楨續派水師與粵省協力合攻臣俟接有該
二省遣兵之信亦將選備之兵飭令田松林統領馳往以
備應援
硃批浙江情形雖然若是而閩粵又不關緊要乎且徵調非旦夕
可至若耽延既久逆夷返櫂是徒勞兵力或逆夷探知捨浙而
閩而粵該省事同一律又必請援豈非終無一成罷於奔命成
何體制
伊里布奏竊奴才於本年七月十五日承准軍機大臣字寄
七月初九日奉
上諭伊里布著頒給欽差大臣關防馳驛前往浙江查辦事件兩

江總督及鹽政印務著裕謙兼署。同日奉

上諭。浙江定海縣。逆夷滋事。烏爾恭額辦理不善。已降旨革職。令隨營効力。復因閩省亦當喫緊。鄧廷楨未便遠離。本日明降諭旨。頒給伊里布欽差大臣關防。著馳驛前往浙江。查辦事件矣。該督接奉此旨。即行馳赴甯波。察看情形。再定進剿。江蘇省水陸將備。如有得力者。准其帶往差遣。務須好謀而成。以副朕望。

各等因。欽此。伏念奴才材識庸愚。未嫻韜畧。仰蒙

皇上委兹重寄。並荷

諄諄誥誡。

指示先機。閩

命之餘。英名感悚。查該夷自攻陷定海以後。船隻日增。人數日衆。
分撥險要。以抗我師。誠如
聖諭。必須厚集兵力。好謀而成。方克制勝。奴才於奉
旨之日。即自寶山縣起程。馳驛前往浙省。俟到浙之後。體察情形。
與福建提臣余步雲熟籌良策。督師進剿。總期摧除醜虜。
克復城池。仰酬
簡任。至江省水陸將備。現多派赴各海口防堵。一時難以撤動。且帶
往之員。尤須才具明幹。方足以資任使。查有狼山鎮總兵
謝朝恩。京口協副將林明瑞。曾經出師。熟悉行陣。平望營
都司曾得勝。人亦勇敢。委用可期得力。現已札飭該鎮等。

經行赴浙。另又派帶備弁數員。並帶署鎮江府知府黃冕
卸署金匱縣知縣試用通判孫逵孝及佐雜三員。隨往差
委。以收指臂之助。至江省前調防堵各兵。不日即可齊集。
奴才已將守禦事宜。告知兼署督臣裕謙相機酌辦。以靖海
疆。
伊里布又奏。再奴才前經遵
旨。揀選水師二千名。飭令蘇松鎮總兵田松林統領候調恭摺奏
明在案。今奴才奉
命赴浙查辦。所有前備之江省水師。或竟調往協剿。或令遂為應
援。俟奴才到浙後。查看情形。再行分別辦理。惟江浙水師不

如閩廣之精練。奴才前曾據實密陳。請
旨飭下閩廣各督臣。派員帶兵赴浙會勦。現已仰蒙
聖主。飭令閩浙督臣鄧廷楨。派師前往。惟粵師更強於閩。可否仰
乞
天恩。再敕兩廣督臣林則徐速即多派水師。航海至浙。會同攻勦。
俾兵威更振。易於殲除。至戰勝克敵。全在將領得人。奴才聞
得福建金門鎮總兵竇振彪熟悉洋情。諳習行陣。為水師
中出色之員。當此用武之際。合無併懇
飭令閩浙督臣。速飭該鎮。馳赴浙省。交奴才差遣委用。以期得力。
諭軍機大臣等。本日據伊里布奏密陳江浙水師情形。請旨飭令

閩廣督臣遣兵會剿一摺又據該大臣由驛馳奏起程赴浙並帶員前往等語覽奏均悉現在余步雲已奏報帶兵赴浙計此時已抵鎮海該大臣所帶江蘇兵丁暨烏爾恭額所調浙江各營兵併鄧廷楨所揀水勇千名諒已雲集不為單弱至閩廣兩省海口隨在皆關緊要若分兵赴浙不獨鞭長莫及且恐顧此失彼未能計出萬全總之行軍之道謀畧為先紀律之師以一當百該大臣老成持重必不致銳意見功或虞挫失惟暎夷現據定海主客之勢既殊若在洋面接仗彼轉得用其所長收復之策務須通盤籌畫確有把握謀定後戰如何布置之處奏明後再行進剿至所請隨帶文武各員署鎮江府知府黃冕卸署

金匱縣試用通判孫達堯及佐雜三員。並狼山鎮總兵謝朝恩

京口協副將林明瑞。平望營都司曾得勝。俱著准其帶往。又另

片奏。請敕福建金門鎮總兵竇振彪馳赴浙省。交該大臣差遣

委用之處。已諭知鄧廷楨檄調前來矣。

又

諭。本日據伊里布奏福建金門鎮總兵竇振彪熟悉洋面情形。請

飭調赴浙差遣委用等語。著鄧廷楨即飭該總兵速赴鎮海交

伊里布差遣。所有金門鎮總兵印務。著即派員署理。

乙卯。大學士直隸總督琦善奏。竊臣於本月二十五日。承

准軍機大臣字寄。欽奉

上諭一道。密
旨一道。均經欽遵跪聆。惟臣於本月二十日。遵
旨取到該夷二次所呈字據。繕摺進呈。並將該夷聲稱欲暫往他
處納涼。俟遲數日。再回天津各緣由。附片具奏後。臣隨逐
日差弁前往查探。二十一日。該夷船尚未移動。二十二日。
已止存有三隻。二十三日。據探各夷船業已全行起碇。臣
查該夷既經遠道而來。必不肯遽行旋回。此去自係前往
永平山海關。暨奉天省等處窺探。似當仍回天津。聽候
諭旨。臣前以節次派員前往接收該夷字據。暨送給食物。屢與該
夷晤面。漸近習熟。並以該夷停船之所。尚在攔江沙四五

十里以外相距礮臺共計百里之遙當日不及往返隨授
意去員竟夜在該夷船中設法誘探旋據通事私相吐露
據稱自廣東省封港後該夷因所載各貨已出有資本販
運難以回國是以均在外洋游奕而正經商人所帶羽毛
哆呢等物經年海氣薰蒸更復全行黴變賠累不支旋歸
愈難是以各處尋覓馬頭鋌而走險等語該去員即答以
既欲乞
恩求通貿易何不早來妥商乃於前赴定海滋事之後始行來此
大失恭順之理即臣代行轉奏亦多為難該夷始則力辯
其無繼又寫為探聽定海之事曾否達之

天聽。併詢以是否臣所與知。窺其詞色。似有愧悔之心。現在欽奉
恩旨。該夷自必益加欽感。惟前此先據通事微露一言。懿律係屬
協同掌兵之人。其為首者現在定海。旋又據該夷諱言不
承。至義律則據直承認久居廣東。即前被該省窘辱之人。
連次差弁前往。皆義律答語之時居多。是該夷之前來各
省滋擾。且知內地之事甚詳。其為漢奸指示導引。固不待言。
而義律在粵已久。諸事熟悉。一切主謀。自皆由其所出。此
時似先須折服義律之心。其次則漸可疏通。且夷情最為
猶豫。若遽令其旋回。尚恐其懷疑不從。惟現在既由臣接
其字據代奏。即由臣傳

旨曉諭。或尚可冀其取信。臣惟待其回至天津後。遵

旨隨機應變。詳細開導。令其返棹南旋。

硃批所奏詳悉。另有旨諭。

諭軍機大臣等。本日據琦善奏夷船現已他往。並派員探問情形

一摺。所奏詳細。披覽俱悉。該夷狡獪異常。此時起碇他往。難保

不赴山海關及奉天省等處。昨已降旨飭令耆英裕泰等嚴密

防範。並諭令設法堵禦。不准與之接仗。諒無他虞。惟該夷意圖

貿易。又恐貨物徵變。難以回國。正可乘其貪戀之私。藉用覊縻

之法。著琦善照舊嚴密防範。毋稍疏懈。一俟該夷回棹。仍遵前

旨。隨機應變。詳細開導。總須折服其心。辦理方為得手也。

丙辰。閩浙總督鄧廷楨奏稱。臣於本年七月初九日。承准
軍機大臣字寄。欽奉
上諭。本日據烏爾恭額等奏定海縣城。被𠸄夷攻破。該撫等現駐
鎮海縣防堵。瞭見夷船多隻。在笠山以外。往來游弈。距鎮海不
過十有餘里。現在鎮海官兵。止有二千餘名。應俟大兵雲集。合
謀攻擊等語。著鄧廷楨選派閩省大員。帶領舟師。星飛赴浙。無
論夷船在於何處。即會同浙江水師。合兵會剿等因。欽此。伏查
浙省兵丁單弱。必須設法協濟。臣前經委募水勇一千名。
貳八百名。並調閩省陸路官兵五百名。赴浙調遣。奏
聞在案。茲據馬巷通判俞益稟報。已募得水勇八百名。由晉江縣

羅鏞雇船。交臣派委之安平守備陳景嵐管帶。徑由閩洋赴浙。以後尚當續募撥往等情。至臣所調建甯鎮兵丁五百名。亦檄令由建甯前赴鎮海。茲提臣余步雲於七月十四日。由泉州兼程至省。即日取道福甯。由浙之温州入境。路途較捷。計余步雲抵浙時。閩省兩路兵勇。均可先後到齊。聽候調遣。臣仍當飭催委員。再行招募水勇。接續撥往。以資接濟。再泉州地方緊要。提臣余步雲赴浙。剿辦逆夷。往返有需時日。茲臣與余步雲面商。查有建甯鎮總兵曾大觀。歷練老成。前經署理提督篆務。堪以飭委代辦。臣於拜摺後。即赴泉州督防海口。

諭軍機大臣等。本日。據鄧廷楨奏提督統兵赴浙剿辦一摺。覽奏已悉。前有旨。令該督馳赴泉州。巡防海口。並因臺灣澎湖地方緊要。諭令招募練勇。訓習防堵。計該督此時。業已行抵泉州備防矣。此次㗰夷沿海游奕。倚恃船堅礮利。廈門雖獲有勝仗。仍須持重謹慎。著鄧廷楨統率將弁。認真巡防。遇有夷船駛至。不值在海洋接仗。儻敢進口登岸。即著合擊痛剿。該夷人呈遞說帖。並無桀驁情形。即派員接收。將原遞之件。由驛馳奏。其澎湖備防事宜。著遵照前旨。妥為布置。所有福建陸路提督。即著曾大觀代辦。

欽差大臣協辦大學士兩江總督伊里布奏竊奴才於本年七月十

八日。在江蘇崑山途次。接准軍機大臣字寄。七月十二日。

奉

上諭。據鄧廷楨奏稱夷船二十餘隻。聚泊港口。勢類負嵎。內地師船。恐難驟近。必須改造堅實大船。多配兵丁礮火。間道而進。一擁登山等情。但泉州商人私信所稱。恐未盡確實。如果該夷占據定海。我兵竭力攻打。朕意分兵兩路。一路燒燬船隻。斷其歸路。一路攻復定海。聚而殲旃。著伊里布於到浙後。相機審勢妥為籌辦。又奉

上諭。此次嘆咭唎沿海內犯。攻陷定海。現已調兵雲集。自可即日剪[illegible]。惟致寇根由。傳聞各異。究竟啟釁實情。未能確切。著伊里

布於到浙後○密行查訪○務得確情○據實具奏○各等因欽此○伏查英逆占據定海情形○奴才前曾專弁至浙訪查○並據各屬先後採報○定海城內○雖有夷匪占住○而其船隻大半聚於港口○餘則分泊各要隘○據險拒守○又另遣數船○在各洋面○往來游奕窺探○並於我師進剿必應經由之各島嶼○安設礮位○守以夷兵○以為攔截之計○是其所以抗拒我師者○已無一不備○我師果能分為兩路○一焚其在港之舟○一殲其在城之眾○誠為勝算○然須有間可乘○方能分路進兵○奴才抵浙後○即當相度機宜○熟籌良策○或多設疑兵○以分其眾○或陰遣間諜○以敗其謀○或先攻其分據之區○以孤其聲勢○或直

擣其屯聚之處。以潰其腹心。務求計出萬全。不敢稍從輕率。惟是海中決戰。全恃船隻。芬素知該夷船極堅大。故一聞警信。即在蘇省。飭屬封備商船數十隻。以俟臨時雇用。現聞浙省亦雇商船。芬至浙。詳加察看。各商船堪以應敵。自不必另行造船。致稽時日。儻試尚難合用。亦不得不趕緊添造數隻。俾資攻擊。至該夷內犯之由。傳言不一。果否因燒其鴉片。挾憤而至。抑因絕其貿易。情急而來。必須訪察明確。不但當此用兵之際。一切發謀決策。貴乎知己知彼。且將來何以弭邊釁。何以靖海疆。尤貴深悉夷情。相機酌辦。芬當遵

旨密訪根由。據實具奏。

諭軍機大臣等。本日。據伊里布奏。勦辦逆夷機宜一摺。據奏英夷占住定海。其船聚於港口。分泊要隘。據險拒守。並於經由各島嶼。設礮守兵。攔截抗拒等語。該夷船身堅大。槍礮便利。若在海洋接仗。驟難制勝。所請趕造船隻之處。恐緩不濟急。徒勞無功。著毋庸議。現有夷船駛至天津。投遞訴冤稟帖。已降旨令琦善妥為辦理。該大臣於抵浙後。必須訪察明確。謀定後動。斷不可急圖收復。冒昧輕進。該夷人如有呈遞字件。即著派員接受。將原件由驛馳奏。

八月。庚申。

盛京將軍耆英奏道光二十年七月十七日承准軍機大臣
字寄道光二十年七月十二日奉
上諭前因浙江有𠸄夷滋擾降旨令沿海將軍督撫等先事豫籌
巡察防堵已據直隸山東江蘇各省將備防事宜陸續奏到盛
京為根本重地朕心尤為廑注該省港汊何處可進大船該省
洋面何處最關緊要著耆英確切查明先行奏聞至現在作何
籌辦固不可先事張皇亦不得不豫為準備以致臨事周章如
果夷船駛至盛京該將軍即督屬堵禦相機辦理毋令逞志欽
此伏查奉天洋面惟旅順口所屬海洋內之城隍島鐵山
最關緊要現已嚴加防堵至海口內旅順口雖向不停泊

商船。而南來航海各船。未有不由該口洋面之鐵山經過。是該口為奉天洋面第一要隘。故額設水師營官兵。以期防守。現在熊岳副都統祥厚自四月內前往駐紮。其調撥戰船。放洋巡哨。安設卡倫。揀派瞭望官兵。均屬得宜。足資防堵。其餘金州等處海口。奴才體察情形。安設礮位。酌分三路。由省揀派明幹協領等官。飭令會同該旗民地方等官。嚴加防禦之處。業於七月十六日。恭摺奏請

聖鑒在案。再查各口商船。除牛莊所屬沒溝營田莊臺兩處。係屬河口。向來杉木船可以駕駛直入。其鳥船較大。因難進口。即不停泊。又金州所屬貔子窩。蓋州所屬連雲島。復州所

屬娘娘宮。岫巖所屬大孤山。錦州所屬天橋廠。甯遠所屬釣魚臺等處海口。因傍岸水淺。無論杉木鳥船。均須去岸二三十里外停泊。所有貨物。皆以小船往來撥運。實無港汊可進大船。但各處海口。均關緊要。誠如

聖諭。盛京為根本重地。今當海疆不靖。祗惟有竭盡心力。認真設法堵禦。以期仰副我

皇上有備無患之至意。

辛酉。

盛京將軍耆英

盛京戶部侍郎兼管奉天府府尹惟勤。奉天府府尹呈麟奏

竊夷匪在浙滋事。臣等欽遵
諭旨。嚴飭旗民地方官。一體防堵。茲於七月二十八日。據派往復州委員驍騎校吉爾哈布呈馳回省面稟。七月二十四日。戌刻。在該城海口。見有來船二隻。在八岔溝外洋遊奕。因天色已晚。相去太遠。未能辨認真確。至二十五日。清晨瞭望。委係夷船二隻。白色桅篷。船身較大。在二三十里外洋面遊奕等語。並據復州城守尉宗室榮桂。知州鮑覲堂。亦飛稟前來。查該夷船膽敢潛入奉天洋面。恐其船隻尚不止此數。若防範稍疏。難保不乘虛而入。臣耆英先期於省城官兵內。挑選精壯兵一千名。今既據報夷船在復

州洋面遊弈。耆英自應先行帶領官兵四百名。兼程前往復州一帶地方。親身督防。相機辦理。其餘官兵六百名。隨後分為兩隊。揀派協領等帶領。前往各要隘口岸。分頭堵防。務使處處有備。以壯聲威。俾令該夷匪聞風知畏。不敢登岸滋擾。

諭軍機大臣等。耆英等奏夷船闖入奉天洋面遊弈。帶兵督防一摺。據奏。㖶夷來船二隻。在八岔溝外洋遊弈。該將軍帶兵督防等語。覽奏均悉。此次夷船駛至奉天。如情詞恭順。另派小船投遞稟揭等件。該將軍不必遽開槍礮。仍遵前旨派員接收。將原件由驛馳奏。儻有桀驁情形。斷不准在海洋與之接仗。蓋該夷

之所長在船礮至舍舟登陸則一無所能正不妨偃旗息鼓誘
之登岸督率弁兵奮擊痛勦使聚而殲旃乃為上策該將軍務
當謹慎持重相機妥辦餘著照所請行
癸亥福建陸路提督余步雲奏竊奴才叨蒙
天恩派赴浙江勦辦夷匪業經將遵
旨帶兵起程日期於道光二十年七月初十日恭摺奏報在案奴才
於十四日馳抵福建省城接准浙江撫臣烏爾恭額等咨
稱[口英]逆蟻聚定海船有三十餘隻人有七八千之多如果
奴才由福建帶有水師來浙勦辦必經溫州黃巖應即暫行
在彼寄碇先期咨會以便就近商辦等因查閩省水師之

兵。僅敷自衞。不能調派赴浙。緣由。先經督臣鄧廷楨奏明。其時浙江撫臣尚未知之。至督臣所募泉州水勇一千名。係由海道乘船赴浙。何日到彼。尚難懸揣。奴才心急如焚。祇得咨商督臣。將前調建甯兵五百名。飭令帶兵將弁。嚴加管束。順道先由衢州陸路赴浙。聽候調遣。奴才自應由捷徑福甯温州一路。馳赴鎮海軍營。奴才前得定海失守之信。與督臣鄧廷楨在泉州反覆密商。總宜多調水陸官兵。此時造舟不及。應購買商賈大船以代之。水陸並進。水兵攻其船。陸兵拔其城。城復之時。逆夷失所依附。且沿邊礮火嚴備。使水米無資。自必困敗。我水陸官兵乘勢追勦。不難滅

此朝食。惟慮鄰省水師。不能添調。正深焦灼。又於浙閩交界之桐山途次。接據寧波知府鄧廷彩來稟。據稱𠸄夷船隻。尚在招寶山內外一帶洋面遊弈窺伺。非水師兵船不能制勝。今浙省雖調有官兵七八千名。均係陸路。不諳水務。稟請奴才多調水兵前往勦辦等語。奴才查該府曾在軍前。熟知行伍。所稟自係實在情形。奴才反復思惟。粵閩洋面雖有夷船乍去乍來。防守本不容易。然以現在情形而論浙江軍務較為緊急。可否

敕下粵省酌調水兵三千名。派令勇敢大員。帶赴浙江會勦。該省即募新兵三千名。俱行給予守糧。一例作為額外新兵。如

有隨赴浙江征勦者。仍照領兵之例。給予行糧。俟軍務告竣。其另募新兵。有情願歸入水師或歸陸路者。均聽其便。該省水陸各營。一併裁汰老弱。即將此項新兵。補入額兵之數。尚屬容易安置。較之僱募水勇。每名每日給錢一二百文。需費猶為省減。至閩省水師。現在極形短絀。然有頭起撥戍臺灣之兵。將次撥回。可否酌調千名赴浙聽用。亦另募新兵以補其額。其應給守糧及事竣收補額缺等事。均與廣東一律辦理。兩省共抽調四千名。似此通融抽舊補新。則粵閩兩省水師兵數。仍然足數無缺。而浙江之兵力益厚。即可藉以相機攻勦。

諭軍機大臣等。本日。據余步雲奏請調撥兵丁一摺。現在余步雲
計應到浙。著伊里布詳審情形。悉心商酌。應否調撥之處。具奏
請旨。余步雲原摺著鈔給閱看。

閩浙總督鄧廷楨奏。竊臣於本年七月二十日。由福建省
城前赴泉州。督防海口。二十一日。行次閩縣境之坊口地
方。承准軍機大臣字寄。奉
上諭。現在逆夷占據定海。著鄧廷楨攜帶印信。赴鎮海籌辦堵勦
事宜。其臺灣府準備事宜。在籍前任提督王得祿。最爲熟悉。著
即飛檄該鎮道。與王得祿同心協力。以資保衛等因。欽此。正在
帶印起程間。即於二十六日。承准軍機大臣字寄。奉

上諭。昨經降旨。飭令鄧廷楨、余步雲先後馳赴浙江勦辦逆夷。本日據鄧廷楨奏定海被圍情形。並福建廈門。尚須嚴密防堵。前月。定海失守。該督此時諒已得信。接奉諭旨。自必兼程前往。惟閩省海口歧出。處處均關緊要。余步雲接奉前旨。諒已帶兵赴浙。陳階平又復賞假醫治。若鄧廷楨再離閩省。恐不足以資彈壓。鄧廷楨著毋庸前往。朕聞福建已革舉人陳姓。綽號不得已。早經逆夷聘往。為之主謀。與總兵張朝發同鄉夙好。定海未破之前十數日。即投張朝發一帖。導之從逆。如果屬實。深堪痛恨。著鄧廷楨迅即派員查拏務獲。解交浙江訊究等因。欽此。查閩省夷船。自六月初五日。在廈門滋擾。經我兵逐退後。至七

月初十日止。並無往來消息。迨至十一日。即據莆田縣稟報。有夷船三隻。十六日據晉江縣稟報有夷船二隻。十八日據福防同知稟報有夷船二隻。晉江縣稟報有夷船二隻。俱在各該縣及近省五虎門外洋。往來遊弈。因防堵嚴密。俱不敢逼近口岸。惟據惠安縣稟報。十五日午刻。有三桅夷船二隻。雙桅夷船三隻。從東北駛至大墜洋面停泊。桅上掛有紅旗。與尋常商船迥異。當即嚴加堵禦。即於十六七等日。先後均向西南開去。旋據晉江縣稟報十六七等日。先後有夷船三隻。駛至深滬等洋。旋即駛至黑水深洋停泊。遠望尚有二隻。並據該縣稟報。先於十三日。有夷

船十一隻。在深水外洋遊奕。旋即向西南駛去等情。查海洋四通八達。各縣所報。是否由浙洋分駛而來。抑由夷埠更番而至。求其蹤跡。測度殊難。惟前既搆釁於廈門。近又得志於定海。陰謀詭計。不可不刻刻戒嚴。且恐膽大奸民。暗為勾引。內偵外撲。尤貴防閑。茲臣既奉

旨留閩。得以專心辦理。惟有與撫臣督率文武員弁。認真防堵。悉意講求。冀盡一分之心。即可少一分之失。至臺灣遠隔重洋。聲息不能遽達。乃荷

聖主指示。在籍提督王得祿。最為熟悉。或有應行商酌之處。即飛檄該鎮道。與王得祿同心協力。以資保衛等因。仰見

燭照靡遺。昌勝欽感。臣現已檄飭該鎮道。並咨明王得祿。欽遵辦理。至福建已革舉人陳姓。如果助夷為逆。實屬罪不容誅。惟該犯並無籍貫名字。此時是否隱匿夷船。抑或潛居鄉里。必須密查實在蹤跡。設法掩捕。免致聞風遠颺。臣現已密派妥員躧訪兜捕。務期迅速弋獲。解交浙江訊究。以彰

國憲而懾眾心。

福州將軍保昌閩浙總督鄧廷楨。福建巡撫吳文鎔奏。竊維礮火為行軍利器。最關緊要。臣鄧廷楨於春間到任後。即撿查閩省存貯礮位。至大者僅重四千五百斤。用以轟擊洋面盜賊。本屬綽然有餘。惟夷人礮猛船堅。實不足以

克敵而制勝。茲際該逆鴟張之候。急應鑄造大礮。以資震懾。當查有在籍告養都司顧德銘熟諳鑄礮之法。即經委令督標中軍副將富爾遜布。督率技員購買鐵斤。召集夫匠。現俱停妥。擬先鑄八千斤大礮四門。六千斤大礮四門備用。果能製造如式。再行陸續增益。共成三十二門。分派水陸各鎮收貯。以冀有備無患。

諭軍機大臣等。本日。據鄧廷楨由驛馳奏留閩防堵情形一摺。覽奏均悉。該夷船往來游奕。擺挂紅旗。蹤跡詭秘。難保無奸民暗為勾引。著鄧廷楨仍遵前旨。嚴密防範。不必在洋與之接仗。我兵外示鎮靜。以逸待勞。如果登岸。再行勦除。毋庸汲汲圖功。恐

有挫失。是為至要。已革舉人陳姓。務須訪查明確。設法拏獲。以憑究辦。又保昌等另片奏添鑄礮位等語。著准其趕緊添鑄。以資捍衛。免其報銷。鑄成之後。其施放果否有準。致遠能及若干里。均著遇便詳細據實具奏。

掌貴州道監察御史萬啓心奏。竊臣查暎咭唎夷人。惟以貿易為事。自前明中葉。即常乘艦載礮。挾求通市。近因多帶違禁貨物。

特旨封港。絕其貿易。遂肆狂悖。滋擾海疆。實為罪大惡極。臣聞其在各處屢投夷書。並刊刻漢字傳播。皆以求和通市為說。蓋夷人本性嗜利。漢奸亦皆海邊無賴趨利之徒。此言是

其實情。至其措詞不順。又藉兵勢要求。蓋由頑悍無知。自謂所執理直。臣伏思帝王之師。聲罪致討。使彼自知其罪。則不關自屈。若夫兵勢利害。尤宜破敵所長。顯敵所短。使敵知所恃者不足恃。以挫其氣。勝於爭強鋒鏑也。況𠸄夷挾有漢奸。頗通文字。應請

皇上敕令諸臣撰擬移檄。詞義明顯。曉以情勢。外則答彼來書。內則奪其奸計。似係要著。並非迂謀。謹開具擬議如左。

一粵省封港。宜曉諭令其知係奉

旨也。臣風聞夷人皆謂封港之事。並非

大皇帝諭旨。故欲用書自達求和。不知

國家撫馭外藩。從無輕信偏詞。更張成法。上年。夷人不肯遵
令出結。奏明奉
旨封港。此係因夷人不奉
欽差大臣告示。特降
諭旨辦理。並非該大臣欺誘爾等。朦蔽
朝廷。
一夷人嗜利。宜曉諭以失利得利。令其自行熟計也。臣風
聞夷人繳煙。洋商私許給價。後來
欽差大臣不許。因謂我失信。兼不甘虧本。藉此為詞開釁。不知數
萬箱煙架火燒燬。衆見衆聞。安有用價買來燒燬之理。洋

商欺哄該夷。不妨令夷人指名陳訴。且夷人貿易。倍蓰獲利。行之已數十年。此次不給價值。未為虧本。試令夷人自思。若既失買賣。復用兵不已。又將何處得利乎。彼國用兵。豈無廢時失業乎。夷人路險且遠。中國以逸待勞。形勢誰易誰難。費用誰多誰少。中國堅壁清野。令該夷不能上岸。縱有利器。於何用之。不出二年。將自困斃。彼國素善算計。必知求息。

一鴉片新例。宜曉諭令其知不能開禁也。向來鴉片禁例。皆係具文。此次雖極嚴密。奸徒意存希冀。猶謂二三年後。其禁必緩。且有猾夷挾制情形。臣風聞浙省夷匪上岸搶

奪茶葉。以煙對換。又出帖招人買煙。此係漢奸誘黨之計。宜嚴切曉諭中外。皆知此事已經嚴禁。務在革絕。無可希圖。海邊違禁偷入。立寘重典。

一夷人所恃者漢奸。宜曉諭令其知不足恃也。臣風聞夷人久通中國。漢人入彼國者甚多。然皆遠遊失利。不能謀食。及盜賊之輩。夷人倚為耳目。宜諭以此等奸徒生長中國。不顧父母墳墓。惟利是圖。有何可信。將來汝國多留漢奸。習汝器械。即能奪汝土地。教汝欺詐。即能壞汝風俗。天下忘本之人。譬如毒藥蛇蠍。豈能有益。如此曉諭諄切。漢奸自不為彼所信矣。

一繳煙一節。宜獎其既往以勸將來也。臣風聞此次夷人滋事。上年廣東所奏義律者。亦在其內。現在蹂躪海疆。斷無許和之理。惟上年具呈繳煙一事。尚屬聽命可嘉。當時措置未善。以致伊得藉口。宜因此網開一面。為
天朝赦宥之端。仍責以自投廣東。遵禁出結。懇求原該大臣奏
明辦理。

一茶葉大黃。夷命所繫。宜曉諭令知貿易既絕。此物不能出洋。自當畏懼也。現在浙省夷匪上岸。搶奪茶葉。則伊國存貯。本非有餘。已可概見。臣請中國茶商至粵者。
諭令該省平照市價。全行收買封貯。俟夷人屈服。照價賞賜該夷。

以為操縱之具。

右臣擬議各條。若移檄該夷。可資採擇。並望

皇上敕下妥議施用。臣又伏思中國太平日久。諸務弛玩。一旦整飭綱紀。嚴除蠹害。外夷內奸。遂致釁起。在無識之徒。不免意存畏葸。謂不如安靜省事之善。不知

皇上天錫勇智。臣下小心奉法。區區夷匪。原不足慮。況該夷所最習者。粵省洋面。所深恨者。

欽差大臣。然夷船在粵遊奕。經年竟不能進內洋停泊。可見備禦有方。該夷即無能為患。現在各海疆申嚴防守。邊備藉此修明。人才藉此振刷。奸宄藉此搜剔。法令藉此整頓。實為

國家承平日久。緊要關鍵。辦理得法。所益滋多。臣願
皇上堅斷持重。不令浮議得搖。天下幸甚。
諭軍機大臣等。御史萬啓心奏曉諭𠸄夷六條。著琦善體察情形。
如有可採擇之處。斟酌施行。該夷船隻起碇他去。現在有無著
落。果否仍回津門。著將實在情形。先行具奏。萬啓心原摺。著鈔
給閱看。
甲子。山東巡撫托渾布奏。竊臣前聞𠸄夷匪船。由東省外
洋北駛。於本月十四日。自省起程。馳赴登州府督防。逐次
又據登萊道稟報。續有夷船北駛。臣於二十二日。馳抵登
州府。查自本月初九初十等日。探見夷船八隻。乘風北駛

之後。惟二十四五等日。見有夷船一隻。自北折回。在東省鼉磯島外洋遊弈。此外並無續來船隻。現在洋面平靜。登州府城。先經登萊道王鎮會同該府縣等。勸諭紳民。集資捐輸。繕修城垣。募雇鄉勇。並經護登州鎮梁勝灝。就本標弁兵。分派防守。沿海居民。初聞夷船經過。不無驚懼。及聞臣帶兵親臨。咸知守陴有備。安堵如常。惟北去夷船七隻。探無蹤跡。其抵天津後。如何堵禦。尚未准直隸督。臣咨會。而東省海疆遼闊。各口岸四通八達。內無漲沙攔阻。外無險要可守。夷船處處可以闖入。臣既慮南船續來。復慮北船折回東境肆擾。抵登後。即會督鎮道。相度形勢。擇要設

防。查沿海各屬最要者。惟登屬之榮成縣。三面環海。直達
外洋。縣城距海僅止十餘里。為東洋第一衝要。先經臣札
飭署文登營副將瑞福酌帶本營兵丁二百名。並由護鎮
臣梁勝灝。撥調青州。壽樂兩營兵二百名。駐劄防守。玆臣
帶到省標左右兩營兵四百名。即派署臣標右營遊擊三
星保管領。馳赴榮成縣。會同瑞福。與前到各兵。協力防守。
次要之地。即係登州府城。近逼海口。其水城即傍海為壇。
近城之田橫寨地形高險。居高臨下。窺見府城虛實。尤須
添兵分防。除鎮標登中。登右各營。存城兵丁外。又將臣帶
到濟南府城守營兵一百名。臨清。高唐。兗中。兗右。四營兵

五百六十名。留於登郡。與鎮標各兵。分布水陸兩城。及近城扼要之田橫寨。城外之天橋西山各口。分營駐紮。以壯聲勢。又其次要。則文登縣之威海衛。福山縣之之罘島。及膠州之淮子口等處。均爲夷船可以闌入之地。現派武定營兵一百二十名。飭署該營遊擊婁世琴帶領。駐守威海衛。派德州營兵一百名。飭該營守備哈興隆帶領。駐守之罘口。派東昌營兵一百二十名。飭該營千總金廷選帶領。駐守淮子口。使與膠州協本營兵丁。俱由該協副將德建統馭。並派委梁山營都司李明祥。隨同協守。其餘距海較遠州縣。均飭各就本汛兵丁。並飭該地方官募雇鄉勇。協

力巡防。務使沿海各口岸。處處皆有準備。至各屬招募沿海壯勇。先經臣嚴札諄飭。實力籌辦。現查登州府城。已僱壯勇五百名。附近府城之黃縣。亦募僱五百名。臣自黃縣至登。沿途察看各壯勇。年力尚屬强健。槍矛亦俱整齊。此外各屬。亦據報陸續募僱。約計兵丁壯勇不下四五千名。分布沿海要隘。似覺聲勢雄壯。足資捍禦。

托渾布又奏。再臣抵登後。因聞夷船一隻。自北折回。在疊磯島外洋遊弈。該島距登郡水程百數十里。臣以該島雖在外洋。現有居民。恐該夷匪上岸滋擾。飭委水師把總趙得祿帶兵馳往探獲。茲據該把總稟稱。該夷匪於本月。二

十五日。該把總未到以前。駕駛小腳船數隻。攏近島山。有
數十人上岸。內有口操華音者。向該島居民哀告。以船上
缺乏薪水。願出番銀一圓。買淡水十擔。番銀五圓。買牛一
隻。該島居民有明白曉事者。因夷匪上岸並不滋擾。且言
詞極為恭順。當給淡水百餘擔。黃牛十餘隻。該夷匪如數
給銀。該居民等恐收受夷匪銀兩。情同漁利私通。且東省
不用番銀。留此無益。當即擲還。該夷匪向眾致謝而去。臨
行時。據稱往天津貿易。開船後。即向西北大洋駛去。現經
該把總確探。該夷船已無蹤跡等情。查該島民等不受夷
匪銀兩。頗知大義。臣現已委員馳往該島撫諭。優加獎賞。

並以東省似此沿海島嶼尚多。一體派委弁兵防護。毋使
該夷匪上岸蹂躪。正在繕摺附奏間。適於本月二十六日。
准直隸督臣咨會。該夷船抵天津。投遞稟函後。旋稱該處
天氣炎熱。欲暫往他處納涼等語。覈其情形。顯因在津缺
乏薪水。不能久留。欲往他處購覓。故作此掩飾之詞。除密
飭沿海各屬一體嚴防外。理合附片奏
聞。
諭軍機大臣等。據托渾布奏。現抵登州府防堵情形一摺。又另片
奏夷船一隻。在鼉磯島外洋遊弈。並駕小船向島民乞買淡水
牛隻等情。覽奏均悉。現在該夷船既向西北大洋駛去。難保其

不折回且恐復有南來船隻山東省各口岸內無淺沙攔阻外無險要可守處處可以闖入該撫已會督該鎮道分兵擇要防守布置尚為周密設或夷船再至竟有桀驁情形斷不准在海洋與之接仗蓋該夷所恃者船礮若舍舟登陸則其技立窮不妨偃旗息鼓誘之登陸督率兵勇聚而殲旃該撫務當相度機宜持以謹慎是為至要

丙寅大學士直隸總督琦善奏竊臣自暎咭唎夷船起碇他往後隨飭各處採訪旋於七月二十九日據派往防堵甯河北塘海口副將石生玉等採得分隸豐潤玉田等縣所屬之澗河黑洋河兩處各有夷船在彼遊奕並據查得

相距黑洋河海面二十餘里之黑沿子莊地方。並無口門。近岸向背淤泥。從無船隻駛入。現因大雨連綿。存有漫水。深一二尺。該夷於七月二十三二十七等日。兩次浮駛杉板。持械上岸進村。購備牛羊雞豚等食物。償以番錢。並散給夷書數本。與前次進呈者無異。其村民中有畏怯躲避者。該夷即將其牲畜自行攫取各等情。臣以該夷在彼驚擾。當派千總白含章。乘坐海船迎往告知。業經奉到

諭旨。促令速回聽宣。隨於本月初二日。據各該夷船仍復回至天津攔江沙外。臣以行文宣示。未能詳盡。而體制攸關。臣又斷不能前赴彼船。隨約令該領事義律前來聽候面諭。並

令其不必隨帶兵船乃始則懿律亦願同來旋仍託病不
行僅據義律於初四日隨帶十餘人乘坐杉板進口該夷
性質粗豪強悍兼以言語不通專賴通事傳述與言殊不
易易隨經臣多方駕馭欽遵
諭旨諭以
大皇帝統馭寰瀛薄海內外無不一視同仁凡外藩之來貿易者
稍有冤抑立即查明懲辦上年
欽差大臣等查禁煙土未能仰體
大皇帝大公至正之意以致受人欺矇措置失當現已仰蒙
恩准

欽差大臣馳至廣東逐細查明重治其罪定能代申冤抑該統帥等應即返棹南還聽候辦理等因而該夷堅執前遞公文所呈各條惟求遂其所請並據呈閱該夷所謂全權其式圓而上有斑文近似印錄此外復投遞字據二紙内稱欲臣於該夷所請各條下為其批允否則似欲請與開仗又據將該國王示諭該夷等先將各處海口插立木牌沮止商船出入之條送臣閱看臣默思

天威所在且現已准備固不難於用武而天津切近

京畿凡鹽漕銅船皆由此來最為咽喉重地設使邊釁一開該夷狡焉思逞頻相滋擾致我勞師糜餉所關匪細且海

道處處可通。如黑沿子莊並無口門之所。該夷尚能乘坐
小船。設法上岸。又安得有如許弁兵。曠日持久。無時無處。
不加堵禦。誠恐防不勝防。惟此時適值海口內外。尚有閩
廣商船。臣隨諭以此等船隻所載。皆蘇木沙糖。本不顧其
出入。現因該夷等前來。是以海口有船來往。尋常儘有陸
路可行。何必航海冒險。該夷遂不復提插立木牌阻止商
船之言。臣又諭以伊等此來。據稱雪冤乞
恩兩大端。今所訴之冤。已奉
旨准為昭雪。至於乞
恩之處。試問一經接仗。豈尚能仰邀

曠典。准與貿易。利將安在。該夷復求割讓海島。其始意欲占據定
海。臣隨遵
旨諭。以
天朝與各國通商。本係格外施
恩。但能恭順。概不拒絕。前因嚴禁鴉片。該國不肯具結。是以不與
通市。該夷既欲照常貿易。自宜倍加恭順。何得轉思占據。
姑無論理不應讓。該夷亦勢不能占。且如奉
諭教禁各處海道。商賈概行停止。無人前往購覓。又將從何消售。
該夷似以為然。隨又懇於廣東澳門。西洋人現住處所。分
與一席之地。俾其攜眷寄居。仍歸

天朝統轄。不敢割據。臣覆以向未到過粵省。詢其從前貿易時。如何存身。據稱前此係賃西洋人房屋居住。因西洋人時與該夷爭鬬。是以有此請。臣答以西洋夷人住居已久歷年恭順。不能抽分。該夷又稱粵省沿海地方無人之地居多。不拘何處。請假一隅。俾資棲止。臣詢其所稱無人之處是否屬隸州縣。據稱均有州縣管轄。並據帶到該國條款送臣閱看。內稱該國官員來粵。均須尊敬。文移俱用平行。臣諭以從前貿易多年。自有舊章。況通商者亦不止該國一處。據稱該夷前在粵省貿易。所來本止夷商。與各國無異。是以呈遞公文。均用稟帖。凡發給夷商者。均係諭帖。嗣

緣該國商人四散。該國王即派令官員前來。而公文體制。
尚循其舊。且向由洋行商人接遞。故往往被其把持。據請
此後文檄俱用平行。並徑自往還。不由洋行經手。臣先諭
以官員亦有大小。豈能無分差等。復據該夷聲稱官職差
等。係就我
朝而言。今既來自該國。同為客官等語。臣又諭以彼此通市。
原係商與商通。該國即派員前來。然既為貿易而設。亦祇
須與商人交涉。
天朝官員。可不過問。本無所用其文檄。該夷因聞臣有官員可
不過問之說。是以於其前呈公文內。所稱洋行倒歇拖欠

銀兩之處。並未言及。惟於煙價一層。狡執最甚。經臣遵
旨。諭以當日呈繳之煙。本係違禁之件。早經燒燬。至如該夷所稱
凌辱逼勒呈繳之處。皆
欽差大臣等所為。譬之該夷經該國王使令前來辦事錯誤。又豈
有著落該國王賠償之理。並又將定海時事。為之反覆取
譬。如該處被害之官員兵丁。該夷又豈能起死者而使之
復生。而該義律堅持不回。據稱前繳之煙。並非由商呈繳。
實緣義律等被斷淡水食物。困餓無以自存。遂動用該國
王銀兩。買煙呈案。今義律等須繳還原動銀兩等語。臣以
此皆尚止義律之言。隨又將以上各情。發給懿律文書。俾

該夷等議再自行詳商。係即於初四日派員持往。茲於初七日。甫據該夷具文登覆。文去員帶回。合將取到該夷回文。暨所呈字據。恭呈

御覽。伏候

訓示遵行。

硃批所辦俱好。可惡在煙價一條。甚費周章也。

琦善又奏。再此次嘆咭唎夷船。起碇他往後。所有望見該夷船蹤跡者。雖止豐潤玉田之澗河黑洋河兩處。而據委員私相探詢。據稱山海關等處。亦曾去過。帶備工於繪圖之人。隨處繪圖。即天津礮臺一帶情形。亦經繪有圖說。並

給委員閱看。是其詭詐之情。已可概見。
諭軍機大臣等。據琦善馳奏遵旨曉諭𠸄夷。並該夷登答情形一
摺。𠸄夷船隻。來至天津。以祈冤乞恩兩大端為詞。現在該督遵
奉前旨。向該夷領事義律反覆開導。所辦甚好。惟該夷具文登
答。則始終以賠償煙價等情。嘵嘵置辯。鴉片煙本係違禁之物。
業經燒燬。豈有賠償伊原價之理。惟當隨機應變。諭以天朝與各
國通商。本係大皇帝格外施恩。凡外藩之來貿易者。稍有冤抑。
無不查明懲辦。上年欽差大臣。未能仰體大皇帝上意。以致辦
理不善。現已恩准查辦。定當重治其罪。冤抑無難立伸。至煙土
業經燒燬。斷無賠償之理。且該國往來貿易。所重原在圖利。試

思自我朝恩准通商以來。該國所得利息。不可以數計。如能照常恭順安靜。俟欽差大臣到彼查辦後。或汝國乞恩通商。據情具奏。仰邀恩准。亦未可定。汝等從長計較。所得孰多。該督接奉此旨。即照此向該夷人明白曉諭。令其返棹南還。聽候辦理。儻該夷始終堅執。該督總當相度機宜。妥為措置。至此時堅欲索價。並請減價分年之說。不過該夷借此尋隙。志在通商。該督到粵後。惟當細加訪察。當日繳煙。究係作何辦理。或即作為該督之意。密諭各洋商。以將來如許通商。不但夷人仍可得利。即該商人等亦可照常貿易。獲益良多。總宜從長計議。毋令該夷有所藉口。方為妥善。